

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之一

方便品的宗旨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此經以開權顯實為宗

現在正式講《法華經》的正宗分，前面所講是序分。經中這麼多品、這麼多文字，就分成三分，即是「序分」、「正宗分」和「流通分」。序分是前一品，正宗分有八品，流通分有十五品，三分一共有二十四品。這二十四品裡面，如果講關係，全部是相通的。序分裡面有正宗、有流通；正宗分裡面，序是有不少，也有流通；流通分裡面也有序、有正宗；這就謂之互具。

序分裡面的正宗，就是講及《法華經》，文殊菩薩講的許多話涉及《法華經》，這就謂之正宗。正宗分裡面，處處都有涉及序，也有流通，豈有不是互具？

整部經來講，分成三大分。講「正宗」者，正是這一部經的宗旨。這一部經的宗旨講什麼？在〈序品〉裡，都有涉及宗旨；不過，在文字上講，就要講正宗分裡面正正當當的文字來說明。怎樣謂之正宗？「宗」者，乃是言之所尚，說話講來講去，講多講少，總是向著正宗來講，其意就在於那個焦點，謂之正宗。

究竟此《法華經》以何為正宗？那就是以「開權顯實」為正宗。而「開權顯實」這句話，似乎在正宗分都沒有出現，何以又把這句當作正宗？

正宗分的經文雖然沒有像這句那樣講得清白顯明，但正宗分的道理是屬於開權顯實。

這一句又出現在哪一品？是在流通分的第一品，即是第十品，裡面就提出：「此經開方便門，示真實相。」這兩句併成一句來講，就是「開權顯實」，說明前面正宗分裡面的經文，就是「開權顯實」。經文就是這麼簡單，如果詳細講起來，就不簡單；還要詳細講什麼是方便，也要講什麼是真實，又要講怎樣把方便開除，怎樣把真實顯出，令人人都明瞭「何者謂之真實」，這裡面也要講

得很詳細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開權、顯實這兩件事，似乎顯實這一方面應該要講多些，方便那一方面，即使要講，也無須講得太累贅，何必講太多？

話又不可這樣講，因為方便還要講多一些，如果不講多一些，你又如何明瞭什麼叫做方便？所以要講多一些。

而真實裡面又不能多講。何以故？這件事是深是妙，只好提及幾個名詞，令你知這幾個名詞屬於真實，不是方便，這叫做顯實。

這些言論就多起來，所佔的言論就有正正當當的兩品，這兩品的第一品就叫做〈方便品〉，第二品叫做〈譬喻品〉，最正當就是這兩品，講明方便與真實。

只有這兩品為正當講述方便與真實嗎？不是，下面也有涉及，不過最重要就是〈方便品〉，那些聽者對於〈方便品〉明瞭者，就明瞭生信，有些不明瞭不生信，就要用譬喻來講，令他生信，如果生信就同一樣了。

佛出世雖然是為一大事因緣令眾生開佛知見，本來就未開佛知見。雖未曾開佛知見，這就令你知佛出世為開佛知見；你就得到這些認識。

在這裡佛就作為一段，你知道是一段之後又如何？又如何者，佛就為你講一乘的真實法。這時候，佛講了沒有？還沒有講，只是令你知。佛等到何時才講？要等到將入涅槃前才講。何以佛現在又不講？因為有一部份眾生不能聽，只能聽開權顯實，不能聽一乘實教；即是不能令其開佛知見，不能令其悟佛知見，就是這個原因。

這一部份應該聽一乘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既然目前不講了，佛又在何時何處對他們講呢？就在這個世界，佛就為他們講，他們就有機會聽，佛入涅槃前就會講。有一種不能參加聽的，這種人又去了哪裡？他們仍然在這裡。

那麼，我們可不可以說「全部聽現在的《法華經》，全部都跟著佛聽一乘《法華經》」？

應該是可以，說不可以是你個人的事。為何個人的不可以？因為你沒有聽一乘的資格，你只可信一乘，有信一乘的資格，不過離聽一乘不遠，很快能聽，就有這樣的好處，聽一乘就了解一乘，未聽一乘也可以知道有成佛的可能。講「有成佛的可能」者，已經授記了，授記就決定成佛，這就是有可能。

如果未曾授記，有成佛的可能嗎？也有，不過你自己不知道；你若知道，這個可能性就高。佛就知道所有佛教徒都有可能性成佛，但你不知道，佛就要把此《法華經》對你講，免得你耽擱在權教中。在權教地位中耽擱太久，你自己雖然不知道，佛是覺得很不安樂，要把這件事辦妥才安樂，令你入佛知見才安樂，故說此《法華經》。不過，說此《法華經》的重要性，還要經過講一大篇，然後才講到開權顯實。

還有怎樣的一大篇呢？這一大篇是講：世尊從三昧起，就讚諸佛二智，同時釋迦佛自歎二智。歎佛智之後，就引起一般聽眾很注意。注意什麼呢？這即是說：為何事佛作如是稱歎？他們不知「佛志在開權、志在顯實」這一點用意，他們又怎能知道這件事。

他們是否知道佛在讚歎？是知道的。他們雖然知道，但不知道一乘之德要如何明瞭，不會知道這件事。方便又是籠統的，他們知道是方便；但不會知道方便的範圍有多大。

為此，佛就要歎二智在前，引起他們的注意。他們注意就會發問，以舍利弗做代表去發問。舍利弗問第一次，佛不但不回答他，而且直接推卻：「不能對你講。」舍利弗又接著再作第二請，佛又於第二請裡不答，又再推卻他。於是，舍利弗積極殷勤第三請，佛就不再推卻。佛說：「舍利弗！你已殷勤三請，豈得不說？我一定要對你講，你就好好地聽。」舍利弗就說：「願樂欲聞。」舍利弗當然是很好地聽。

佛說：「舍利弗！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」這句就開始對舍利弗講開權顯實。而前面所說的，是開權顯實的先聲。

按照這種講法，「歎佛二智」又變成了開權顯實的序。你說是不是呢？假若世尊不受舍利弗之請，簡直無話可說，斷開了，前面所「歎佛二智」，有何用處？

佛不會不講，佛特意志在講，才引起他們來請問，豈有不講的道理？既然是講，對於開權顯實這件事，佛的用意如何？用意就是要你知道佛的兩種智。

他們究竟知不知道？他們知道名字。佛在讚歎，他們聽見了，他們就知道。這一種讚歎的方法，平常沒有聽過，現在忽然間聽到這樣讚歎，就覺得很離奇：「佛這樣讚歎，似乎不是教人了解。說話應該要令人了解才對，佛似乎不

想我們了解。佛不想我們瞭解卻又要講，這件事的用意就很妙，我們揣摸不到佛意。」

當然，他們怎能揣摸到佛意？揣摸不到，他們可以請問佛：「您所講的話，我們不能明瞭，您可以解釋給我們聽嗎？」那又不能。

既然不能講給我們聽，佛讚歎更有什麼用意？一定是有用意，用意是志在開權顯實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佛志在開權顯實，可以不必歎佛二智，就直接說「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一直講下去就可以了，又何必這麼累贅，又要歎佛二智？

這「歎佛二智」就為根本，後面就解釋給你聽。解釋只是解釋方便，真實不能解釋，也是為顯實作根本，即是為開權顯實作根本，不是為開權顯實作序，你不要解錯。

那個序沒有很大問題，若作為根本，這個問題就大了。因為前文提到佛智甚深，後來一路講下去，都是講佛智甚深，都沒有解釋佛智如何甚深。如果要解釋佛智甚深，這屬於開佛知見，是將來的事情，目前談不到這件事，等佛滅度後再講。你就得一個「知」字，知道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，就是為一乘出世，我們就是一乘人，我們冤冤枉枉受佛的方便教無量劫，無量劫都是受方便教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？即是下文〈譬喻品〉講得很劇烈，佛說：「汝等累劫，眾苦所纏，我皆濟拔，令出三界。」累劫都是在方便裡打滾，總沒有機會為你開權，總沒有機會為你顯實，今次就會有了。

為何這麼幸運今次會有機會？這件事我知道。你又怎會知道此事？我告訴你，當然是有機會。你若沒有機會我又講給你聽，我才不會這麼糊塗。

此經就是以開權顯實為宗，前面的言論，就是為這個「宗」故，這個名就叫做「言之所尚為宗，宗之所歸為趣」。

開權顯實還有「歸」嗎？當然有，有所謂的「宗趣」。歸什麼呢？歸一乘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意思就是歸依一乘無上菩提，就是「宗趣」這兩個字。成立了「宗趣」，就容易講話，這是講經最高的立論。

在佛世時代講話，並沒有標出「開權顯實」的名目為宗，只可就是這樣講。若講一件事講得很切實，講來講去都是為那一件事，如此切實，這件事就叫做宗。

好像我們講話，日夜都是講那件事，重重復復，究竟是為什麼？當然是為了一件主要的事情。以一件事情為主要，要講這麼久？日又講，夜又講，行又講，坐又講，怎麼這樣重復？因為這件事情日夜都未講得圓滿，非常重要，日夜都講不好。究竟這件事怎樣講？不妨提一個名目出來，這個叫做「宗」。

何謂方便

現在講一講這一品的品題，品題叫做〈方便品〉。「方便」在前面〈序品〉裡經常講，都有涉及「方便」二字。〈序品〉的經文雖然有提及，但沒有明確的經文講「方便」，似乎聽者都沒有什麼實際領略到「方便」這個名詞。這似乎很艱難，經常都講方便，經常都講真實，竟然不知究竟何謂方便，不知何謂真實。因為聽者不知，現在〈方便品〉就有明確的經文，把「方便」二字說出來。

有人喜歡把兩個字拆開來講，何者為「方」？何者為「便」，這就解作「隨方就便」。

我們可以這樣講嗎？也可以，隨方就便，應該怎樣講就怎樣講，這件事實在是帶幾分勉強，你就知道隨方就便；但隨方就便始終是一件什麼事，你一定不知。

你不知，我可以對你講，這個「方便」，有方便教，有方便人，又有方便行。教是言論，佛說怎樣講才叫方便教；那些人依著方便法去工作，就叫做方便行；接納這個方便法，自己一心一德向著這一方面進取，這個是方便人。方便人如果證到方便之目的，那個叫做方便果。證果就是聖人，聖人有期，期滿又會入滅；入滅的名稱，就叫做方便涅槃。歸納起來，總名叫做三乘，即是三乘教、三乘行、三乘人、三乘果、三乘涅槃。

這個方便的意義屬於佛那一方面，是立教之教主的用意，教主的用意就是隱實施權，隱去真實，用方便法去教導那一種習慣方便的人，令其依「方便」這一方面受益。他們受益到相當時間，就為他們開除，令其知有一乘。也即是說，這個「方便」就是佛將就他們，這裡可以說「隨方就便」，將就他們，將就他們所好，將就他們程度、資格，將就他們的善根，全部都是將就他們。

如果不將就又怎樣呢？不將就則沒有了這件事。佛將就他們，是佛的智慧方便將就他們。他們有無量那麼多的人，有無量的根機，有無量劫積習的善善惡惡等等，裡面有好有醜，念何事，思何事，修何事，佛都了知；於是就為他

們講一講，這個名稱就叫做「隨宜說法」，隨各個方便機宜講方便法，叫做方便教，分作三乘來講。

這件事，他們三乘人並不知。他們聽佛講，依法修行證果，為何他們不知？他們「不知」者，是不知佛之方便，他們以為這樣就叫做真實，他們不知道是虛的，方便即是虛假、是假設。這品經文說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」，這就講出是假的，假名字，假道理，一切都是假的。

這就一點真實都沒有嗎？不會有真實，但是他們聽到是有真實，他們很愚蠢，把假的當真。佛就有些不許可了，對這件事就時時都很不滿意，正所謂「汝等累劫，眾苦所纏」（譬喻品），「我皆濟拔」你們，令你出三界都無了期，你們出三界又入三界，隨時都要濟拔你們，你們時常受諸苦惱，我時常都跟著你們來教化，這件事很不劃算，也令人很痛心。

為何事佛會這樣痛心？佛一定要累劫去濟拔他們做什麼？您有您作佛，他們有他們在三界流轉也可以呀！

此事講起來就更痛心，一定是有莫大的關係在內。有什麼關係在內？就是一乘的師徒關係在內。這個關係，無論你怎樣講，他們都不知道。他們不知道，但佛知道，佛知道這個一乘的關係，即是一乘因緣，佛為一乘因緣，故這樣關心三乘人。

其實三乘人與我們沒有關係，他們又不信佛講的話，佛累劫都去濟拔他們，豈不是不劃算？我問您：您濟拔到何時？

這件事未有期，將來總有機會有期，只是不知何時。釋迦佛現時就覺得機熟了，即是有期，對他們說明方便，他們就放棄方便；放棄方便即是放棄自己所證之果，放棄自己一切的受用，全部都要放棄，放棄即是隨順佛開權。佛說：「我今喜無畏，於諸菩薩中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。」我不再講方便，我捨棄了，你們應該要跟隨我捨棄才對。我為你們講無上道，你們就應該聽我的無上道。

這似乎很接近，非常之接近，一捨方便就說無上道，也不會如此接近，還講了很多話，才可以說接近。「方便」兩個字就是這樣解釋。

我們以現在來講，我們不是方便中人。佛在世時，五乘教之人，就是方便教的人；也有些現在不是方便人，從前是方便人，即是最初來參加法會的人，

一腳牛糞，哪有什麼智慧？連方便都沒有，但也有一乘因緣，他們來得好。而我們談不上是方便人，我們可以談得上是邪見人，渾身邪見。如果說開除，就開除自己渾身邪見。

我們渾身邪見，又不知怎樣開除，這又是容易知道。既然不容易知道，我們就好好地看著真實那方面，渾身糊塗的邪見，就會減少，就會微薄。這件事好比天秤那樣，你走到這一邊，那邊就高起來，這邊就低下去。只要你走，你不必丟掉它，這就可以了。你加重這一邊，另一邊自然會減輕。你不知道什麼叫做方便，你知道真實就可以了，知道有佛可成就算了。所以這一品較多講方便，就叫做〈方便品〉，其實是真實品。

是講真實嗎？沒錯，是講真實；但是，先要你知道是方便，你知道是方便，你就會放棄。你不知道方便，你就覺得很寶貴，保守到何時？保守方便就障礙真實，不能進步。你有信心也不會有進步，因有保守性；所以不應該保守，要放棄得乾乾淨淨，要懺悔：「我證阿羅漢是罪過，不應該證阿羅漢，也不應該取辟支佛果，不應該修行六度，不應該證得不退轉地，不應該求權教佛果，也不應該成權教佛。」全部乾乾淨淨要懺悔，這樣才是順從佛開方便門。

我們要提出這件事，但提出這件事很長篇，一直講下去就要講很多。所以前面最初開始講的時候，就提出二十種要義，二十種要義之中，就要大家首先要知道方便，首先從這裡入手，明白了，再聽《法華經》，然後知道真實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